



琴台客聚 彥火

殘雪獲第11屆「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

第11屆大馬「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終於揭曉了。

獲獎華人作家是內地作家殘雪。

殘雪這個名字，對華人地區的讀者也許有點陌生，但對東洋及西方讀者而言，卻是耳熟能詳了。

作為終審評委之一的我，為這一屆「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寫了讀詞——

當我提起筆來寫殘雪的時候，真是不知從何說起。相信一般人，包括她的華人朋友及讀者，都難以進入她創作的堂奧。

殘雪，原名鄧小華（1953年—），湖南耒陽人，父親原是《湖南日報》總編輯，反右被劃為右派，與妻子下放勞動改造。因右派家庭原因，殘雪只能完成小學課程。先後當赤腳醫生、街道工廠縫紉工；結婚後，自學英語成功，在中學教英語，因沒文憑不能轉正，改學裁縫，與丈夫當裁縫。

1983年殘雪開始寫小說，處女作《黃泥街》由李陀推薦，於1986年發表在《中國》雜誌。

殘雪的世界包括她本人及作品，都有點撲朔迷離的，唯其如此，她才是唯一的，甚至孤獨的、拔羈的，因為是不可複製的。好在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與殘雪交往，也曾與她做過一次訪談，相信對她的了解較多。她本人及作品的

語境都是像殘雪的這個筆名，是捉摸不定的。

也許這便是殘雪自我塑造的撲朔迷離的世界——外人需要花大氣力去探索這個若離若即的地域，才能若有所獲——這也說不準，只能說是一種感覺，這種感覺也許是虛無，因人而異。她的作品是她自己構建的烏托邦世界。正如她自己說的，她已進入了「敢於探索到底的文學新領域」吧。

瑞典著名文學評論家夏谷（Goran Sommaral）指出：「對於殘雪來說，從一開始就沒有地點。她是以其作品《山上的小屋》、《黃泥街》、《天堂裏的對話》和《突圍表演》等標誌出這一點的。自那個時候以來，殘雪作品中的敘事是朝著那愈來愈誘惑着人的目的地行進，尋找着那愈來愈虛幻，但又始終是有形的、吸引着人的烏托邦（這烏托邦沒有地點，也不在任何地方）。」

殘雪自稱這是「異端境界」，即使中國讀者不一定讀得明瞭也不一定樂意主動去讀，但是東洋日本及西方很多國家的讀者對她的作品卻產生了莫大的興趣，追捧不捨。她也多次獲得外國的文學獎。記得大約20年前，有一位資深日本傳媒人曾對我說，收入世界名家名著、日本最權威的「岩波文庫」，中國只有兩位作家可入其殿堂，一位是莫言，另一位就是殘雪。（上）



姚姩雅音 姚姩

絲路暢想領航新征程

最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訪中亞古城撒馬爾罕，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22次會議。這是新冠疫情發生以後，習主席首次出訪，因此備受各方關注。

今年是上海合作組織憲章簽署20周年，上合組織進一步擴員，展現出上合的強大生命力。習主席說「上海精神」是上海合作組織發展壯大的生命力所在。「上海精神」指的是以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為基本內容，在當今動盪變革的世界，這種精神彌足珍貴。

2013年9月，習主席最先在哈薩克斯坦提出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隨後他在吉爾吉斯斯坦出席上合組織峰會，發出了把絲綢之路精神傳承下去的共建邀約，開啟了上合國家共建「一帶一路」的新局面。9年來，上合組織成員國經濟總量和對外貿易額年均增長約12%。

如今在新形勢下，如何建設好亞歐大陸美好家園，為地區和世界注入穩定繁榮的正能量，「一帶一路」將會發揮更大的領航作用。習主席在本次峰會提出，「加大相互支持」、「拓展安全合作」、「深化務實合作」、「加強人文交流」、「堅持多邊主義」。

「加強人文交流」也是我感受最深的經驗和體會。今年7月29日我有幸代表中國香港，在上海合作組織國家青年演說論壇上做了發言。疫情前我曾經率領香港樂樂團到「一帶一路」沿線的幾個國家演出，這也是第一個香港藝術團體到「一帶一路」國家演出的。我之前的專欄文章也曾提及那次巡演的良好感受。

記得巡演的第一站是斯里蘭卡的首都科倫坡，斯里蘭卡也是上合組織的對話夥伴。我們



水過留痕 新爺兵

明目張膽在「擺爛」

TVB的綜藝節目被指摘某些遊戲環節玩法是「抄襲」別人的，毫無創意或新意云云……不過在網上的評論區中，大部分發表意見的人都表示綜藝節目無非為博觀眾一笑，況且看得出演藝人們在正經搞笑的一面，遊戲模式是否抄襲而來不是觀眾關注的重點，看此類節目旨在「笑餐飽」，簡簡單單就好了。

「遊戲節目幾時都是你抄我，我抄你的，看見演藝人玩得一臉正經地胡說八道的樣子，觀眾已笑破肚皮……大家盡「興」！對電視節目有要求是無可厚非的事，但近年內地某些節目的操作手法，確實令人「難頂」及啼笑皆非，就是節目在歌手演唱完後，又在現場邀請觀眾即場對歌手們的歌藝作出「評價」，於是一幕幕觀眾似很認真地批評該歌手，卻「笑料百出」，大家都看得出該名觀眾是門外漢，一副『只要我不尷尬，尷尬的就是別人』的模樣，舞台經驗豐富、見慣『大場面』的歌手自然看穿這是節目組為吸引觀眾眼球而安排的低劣橋段，所以，實力唱將不是對觀眾面前清唱證明自己是「貨真價實」，就是即時怒懟對方說：『現場看到我的實力吧！』而經驗較淺的歌手被『嗆』得一臉懵逼，還心想：『你在教我唱歌嗎！?』只能保持着『尷尬而不失禮的微笑』的氣度，而不甘被吃的歌手就直接地說：『你這說法，僅限於你一人吧！』氣氛雖然大家都感到有點尷尬，但歌手所說的卻是『大實話』，現場即時更響起掌聲；對節目為『製造』話題而做出此等『低智』之舉，對歌手們侮辱性太過了！

而香港有人認為：「人家明目張膽在『擺爛』，香港就有人鬼鬼祟祟以評價歌手的歌藝為名，實是帶有『強目的』的文字攻擊，司馬昭之心更令人不齒，以為看到網上討論區帖子的人是傻子嗎？像他們腦筋有問題而不分黑白嗎？」



爽姐私語 林爽兒

過關

最近幾個朋友在討論幾時去旅行，去什麼地方旅行，準備相約一起結伴前行。有人說去泰國，有人說去日本，亦有人說去韓國。最後當然沒有結果，因為大家都在觀望。至於我則是中庸派，有人帶隊有人安排，去哪裏都可以，不過一定不去美國，歐洲也不吸引，我只想率性而行，去自己覺得舒服的地方！當然如果有人邀請又另作別論！

前幾年我便有幸被邀請去杜拜！一個不少人都羨慕的地方！我去杜拜也是工作需要。而這個大家覺得略神秘的國度，過關卻是十分輕鬆簡單，只是我的行李和別人調亂了，搞了幾十分鐘！

說到過關，要說有一年琴姐（李香琴）移民澳洲，在那邊成立了演藝家協會，她和會員很積極，每隔一段時間便舉行籌款活動。第一年她邀請了陳寶珠、溫兆倫去悉尼籌款義演，還安排了幾間傳媒同行採訪，我是其中一員。

第一次去悉尼當然覺得興奮，坐了9個多小時飛機抵達悉尼，當然得先過海關，這一關留下深刻印象，是因為同行溫兆倫被海關抽查，結果查了大半小時才放行，令全部人擔心不已！

另一次過關經歷，是我和同事去加拿大、美國採訪，先飛溫哥華順利過關，之後在那邊相約藝人逐個訪問。然後相約在紐約的葉玉卿，飛長島拍攝她的家。回程飛返加拿大溫哥華，同事百厭仔，在美國買了些他說很有趣的避孕套，過關的時候被點中，海關因此盤問了大半小時，這次我已經變得很有耐性，完全無意見，一直等到他安然過關。

還有一次去越南，同行的人提我要小心，又說要在護照內夾張紙幣，他們一提及我便緊張得不得了，帶着戰戰兢兢的心情過關，紙幣確實有些作用，不夠兩分鐘便安心過關！

不過年輕時那麼多過關經驗，值得記住的一條是不可代他人帶一些不明物體過關，一個朋友便因為代別人帶了金朱古力說送親戚，被查出是一些不能入境的東西而惹出事。另一個則在海關拍照被關員喝止，令人想起都怕怕！



◆ 應呂良偉（右一）之邀與琴姐、梁佩玲越南行。作者供圖



戴春蘭

蒲扇瑣憶

仕女畫中的輕羅小扇離塵世太遠，薰黑的面容不要說去摸一摸，在它面前連大氣都不敢喘，生怕一個不留神給碰破了。

在農村鄉下，最常見的是大蒲扇。在山間林下採得當年生的蒲葵葉，未經風霜，葉裂淺，容易定型。真是造物弄人，這蒲葉就是天然的摺扇，葉柄近乎半圓柱形，葉面遍布呈扇形的褶皺，宛如小時畫太陽時四射的光芒。將蒲葵葉置於烈日下曝曬20天左右，淺碧褪成灰白，然後水洗、烘乾，用重物壓平定型，最後才根據形狀剪裁成一尺來寬的圓形，用花布緣其邊，既美觀又耐用。

接下來兩三年的時光，這柄蒲扇便會和粗瓷碗、大路茶並排站立，在泥腥味中消磨酷暑。當黢黑的粗糙的手抓過蒲扇時，辛苦的勞作剛剛告一段落，汗涇涇地冒出，在臉上背上蜿蜒成小溪。蒲扇焦渴難耐地急切地扇動，恨不能將周遭的涼氣全收集過來，為這個苦累的人兒稍減些疲乏。蒲扇輕巧靈動，老人孩子拿着也毫不費力，聞着還有草木的馨香。風力卻十足，我曾親見一隻蒼蠅被蒲扇一扇，竟像孫悟空被芭蕉扇一扇，連滾帶爬消失了。

繁星漫天的夜，鄉鄰們洗淨了泥腿，拎把竹椅，端碗茶水，腋下夾了蒲扇，三三兩兩聚攏到坪上乘涼。地面的燥熱漸漸消散，路過的風溫柔清涼，遠遠池塘裏青蛙咕咕呱呱，群蟲淺吟低唱，蟬鳴帶着些嬌滴滴的韻味，空氣裏氤氳着稻花醉人的香。蒲扇悠悠扇動，汗水漸漸陰乾，時不時呷口茶，談興愈來愈濃。話題的跳躍性極大，從老時節的傳說到國家最新政策，從某某婆媳不和到世界局勢。突然間蒲扇「啪」一聲響，拍在腿上或背上，必是不安分的蚊子前來掃興。孩童們呼嘯着在巷陌裏

追逐，歡笑聲把月光擦亮了。累了就倚到某個溫暖的懷裏，他的手帕便忙不迭抹去津津的汗，手裏蒲扇也加緊扇動起來，嘴裏自然少不了嗔怪，那小人兒卻只忽閃着黑亮的眼聽大家「講古」。扇扇歇歇，談談說說，眼皮慢慢沉重起來，連打了幾個呵欠，大家便各自起身告別。夏天裏活計緊，見天早出晚歸，鄉里人熬不得夜的。

一個夏天浸潤下來，扇柄隱約溫潤泛光，更加趁手，幾乎一刻也離不了手。老古話唱道：「扇子扇東風，時刻在手中。誰來問我借，叫我老公公！」只有等秋風乍起，看看滾邊稍嫌破舊，布娘們便小心地補綴好，套入袋中，掛於門後，收藏至下一個夏。

幼時，年邁的祖母經受不了暑熱，仍要洗衣做飯餵豬等，累得汗如雨下也沒工夫搖扇。難得閒暇，她帶兒孫坐至堂屋巷口邊納涼，我和堂弟便一人扇風一個捶腿（祖母那時老抱怨小腿抽筋），好讓她休息下。祖母長舒口氣，愜意得縫縫起雙眼，跟我們講古講賞我們，什麼老虎搶親啦，桃花姑娘啦，那些帶着遠古神秘氣息的傳說，為我們打開一幅幅絢麗的風景，聽得我們心花化開，扇得更起勁了，甚至整個人跳躍着扇扇。「一扇兩扇，後二世為你們挑牛欄糞！」祖母心痛地為我們揩汗，用農村俚語感嘆道，大意是說，因為我們辛苦打扇，這輩子沒法報答，下輩子再想法報答。我們異口同聲道：「伊唉，我們可不要你挑牛欄糞！」3個人偎依着笑成一團，那個溫馨的畫面至今如在眼前。

對孩子來說，蒲扇更有絕妙玩處。偷出兩把蒲扇，一前一後夾於胯下，便可「打馬騎車」，逛遍「五湖四海」，只是滾邊磨損厲害，倘給母親看見，免不了屁股受苦。曾見豐子愷先生所畫《腳踏車》一圖，與我等童年意趣一般無二，不覺啞然失笑。作為女孩

子，我倒更喜歡手執兩把蒲扇，像蝴蝶一樣呼扇着翅膀從高處躍下，自我感覺「很仙女」，而且很肯定地宣布：「嫦娥一定是扇着兩把很大很大的扇子飛上天的！」

鄉下也用精緻小扇。用微黃的棕心編成的，手法簡單，只用4根棕條洗淨晾乾，打個總結，兩邊的往中間一折，相互交叉一下，再重複着編，那棕條便像小姑娘的辮子一樣愈編愈長。如果不夠，另用別的棕條穿插進去編。算算長度差不多了，再將這「辮子」如盤蚊香一般從中間往外繞，一邊用線縫住固定，到盤子大小收手。最後，將一根竹片打磨光滑，一端破開，將扇面夾至一半，頂端縫緊即可。有手巧的，會在中心部分綴塊圓形布，繡個花呀五角星呀，這扇子便透着秀氣了。

棕扇說來簡單，不少妹子惹指翻飛，小半天可編成一把，常送給中意的後生，既表心意，又顯示自家心靈手巧。可要編得扇面勻淨平整，繡花色艷形美，全靠自家手勢掌握，着實不易。

我兒時玩伴啞嬭，生得濃眉大眼好不齊整，繡花編織、田頭地尾，樣樣拿得起放得下。可惜先天啞症，無法和我們一起上學。她只能整天孤獨地在家幫忙，眼睛裏常常瀟灑着雲霧狀的憂傷。那時，我們從沒一個人笑話過啞嬭，還特別願意一放學就去找她玩，看到她笑了，看到她眼睛裏一片澄澈，真比過年還高興！她常送我扇子、荷包，比畫着求我讀書給她聽，緊盯着我唸動的嘴唇，眼睛幾乎要冒出火來。啞嬭看我扇着扇子掛着荷包在人前顯擺，笑得比桃花還靚！

後來，我遷到城裏，小夥伴們像蒲公英一樣四散而去，啞嬭也遠嫁到濱海，可惜那些精美的扇子荷包也在輾轉中不知所終。但我相信，無論身處何方，只要暑熱一起，我們必定留着一縷扇葉清香，循着記憶的碎片回到原鄉！



落地觀察 湯禎光

看美劇學親子

有了串流電視劇之後，可以重看不少舊劇。當了父母之後，對有親子成分的戲劇特別有興趣。近期就迷上了《Fresh off the Boat》(FOTB) 和《Modern Family》(MF)。前者講一對移居去美國的父母，如何在美國撫育3個土生土長的華裔美國男孩長大；後者環繞一個爸爸和兩名子女的家庭，分別有再婚、不同族裔的姻姻帶着繼子，及一個同性家庭領養亞洲孩子，和一個典型美國白人家庭的組合。

《FOTB》裏常常有亞洲人和美國白人養育孩子的比較，《MF》則探討了白人社會在多元家庭的路上，衍生愈來愈多可能性，但過程不正是歡笑，也是不斷的詰問探索。放在一起，也會看到受美國文化影響的傳統亞洲家庭會出現什麼變化。至於《MF》裏更因為多牽涉到兩代，而深刻畫美國家庭在接受和適應新的家庭結構時，會出現什麼問題。

雖然這兩套都是處境戲劇，但是不得不佩服他們亦非常有心地談及對子女的態度。應否對孩子道歉？對孩子該展露多少愛意？應該怎樣約束孩子？在華人世界，我們較含蓄，對於描繪親子關係方面，也用上很曖昧的方法。這樣的自嘲及探討，看得我很羨慕。對觀眾而言，也不止是娛樂，亦有不少足以反思的部分。

無論主題為何，美劇都繞着重原家庭。我也在看一齣校園處境喜劇《Community》，裏面有時探討各人的性格構成，當中不少會提及父母的影響，例如一早離家的父親、媽媽如何跟小孩說話。母親角色尤其重要，一個很自負的角色在自我安慰及嘗試成長時，會幻想媽媽更改實際的對話，變成告知他是一個平凡的人，而非特別出色的，但這有一個好處，可以令他沒甚麼壓力地融入世界，不用對自己要求那麼高。有趣之餘，也看得出編劇如何刻意地描述母親的影響，這對身為父母的我們，非常有啟發性。



鵬情萬里 趙鵬飛

英女王心頭上的兩根刺

喜怒不形於色，心勿讓人知。雖然手上的權杖，更像是舞台上的道具，但不得不欽佩的是，伊利沙伯二世在她身為英國女王的70年裏，於帝王之道上，仍然熱穩自如滴水不漏。幾乎所有公眾場合，優雅二字始終都是她最成功的人設。以至於在她身後的10天，英聯邦以外的許多民眾，在社交媒體上提及她時，形容最多的還是她儀態上的端莊得體。

香港是拍攝宮鬥劇的鼻祖，TVB憑一部《金枝慾孽》至今擁躉無數。內地過去十餘年間，也拍出了為數眾多的宮廷鬥爭劇，其中，《甄嬛傳》、《如懿傳》等更是不少人反覆觀看的下飯劇。帝王之家的冷血殘酷，后妃間的勾心鬥角，太監宮女們的慘慘遭遇，連同紫禁城各色宮室，在各種戲說和解構裏，早已被我們這些普通老百姓，反覆咀嚼百般品評。東西方在文化和習俗上有差異，人性上卻是共通的。有人的地方必然有爭鬥，權力和富貴交織存在的地方鬥爭更甚。套用看宮鬥劇和史書的心得，審視英女王一生，身為女人的她，想必有兩根刺，一頭一生，深深扎在她的心頭上。這兩根刺，都因兩個美國女人而起。一根是改變伊利沙伯二世命運的辛普森夫

人。1936年12月11日，英國國王愛德華八世為了他心愛的辛普森夫人，眾叛親離，被迫宣布退位。原本可以恬淡平靜度過一生的伊利沙伯，被動成為王儲，不得不收起一個少女所有嚮往自由的天性，直至成為一生循規蹈矩、喜惡不形於色的國家元首。舉凡世間事，總在正反面兩面印證。愈是優雅典範大方得體，無人之處的疲倦沉重和壓抑，就愈發需要加倍釋放。或許，當女王辭世造成的輿論洶湧逐漸平靜，昔日在她身後工作過的人，會忍不住說出重重帷幕之後的見聞。我們這些好奇者，也可以藉機一窺不戴王冠的伊利沙伯二世，對辛普森夫人的不滿。畢竟，就連女王的妹妹瑪格麗特公主，提到這個美國女人時，都忍不住使用了「那個可怕的女人」來描述。

其實，愛德華八世卸下王冠第二天，正在被日軍鐵蹄蹂躪的東方中國，亦發生了一件改變歷史走向的大事。東北「少帥」張學良，和掌控西安軍事控制權的楊虎城將軍，在古都西安兵諫蔣介石，要求其「停止一切內戰準備抗日」。經過各方斡旋，蔣雖然信守承諾，宣布停止內戰共同抗日，但也對心頭上的兩根刺張學良、楊虎城，耿耿於懷。最終，楊虎城在被關押12年後，和一雙兒女一起，慘遭殺害。張

學良則被終生軟禁。扎在女王心上的第二根刺，便是她的孫媳，同樣離婚後嫁入王室的美國女人梅根。媒體上的梅根有兩個極端形象，一個是血統複雜精於表演的美國女演員，不懷好意地拐走了血統高貴的哈里王子；一個是敢於向衝破王權桎梏的個性女子，救贖了備受王室情緒摧殘的壓抑王子。無論哪個版本更接近真實，梅根和哈里頻頻製造的熱門話題，毫無疑問成為不斷困擾王室的麻煩製造者。女王窮盡一生，竭力透過自我塑造和王室形象重構，維持超越黨派穩定政治的高貴存在，卻在進入暮年之際，被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美國女人，試圖一次又一次地拖入普通人才有的是非無奈和雞零狗碎。英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十分微妙。想當年，美國不過是英國治下一塊殖民地，還沒有朝一日，它不僅擺脫了英國殖民統治，還反超曾經的「日不落」宗主，成為世界格局的主宰者。即便現今政治上英國處處唯美國馬首是瞻，但在許多英國人的心裏，爆發戶式的美國，始終是粗鄙霸道和淺薄的代名詞。從杜魯門到拜登，與13位美國總統都有過會面的英女王，內心裏對美國人究竟是怎麼看待？想必，總會歷史的真實細節，逐一浮出水面的時刻。